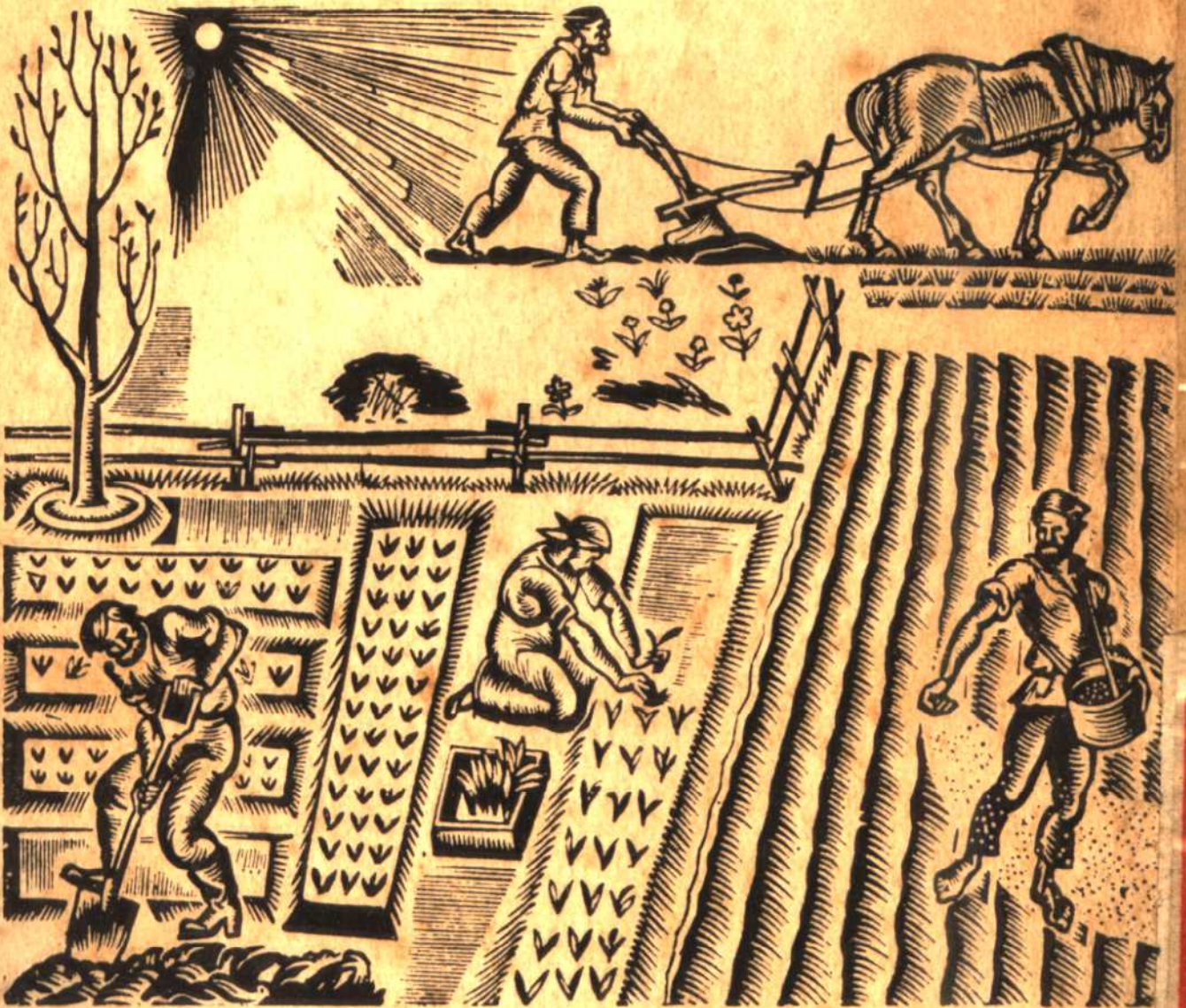


蘇小驢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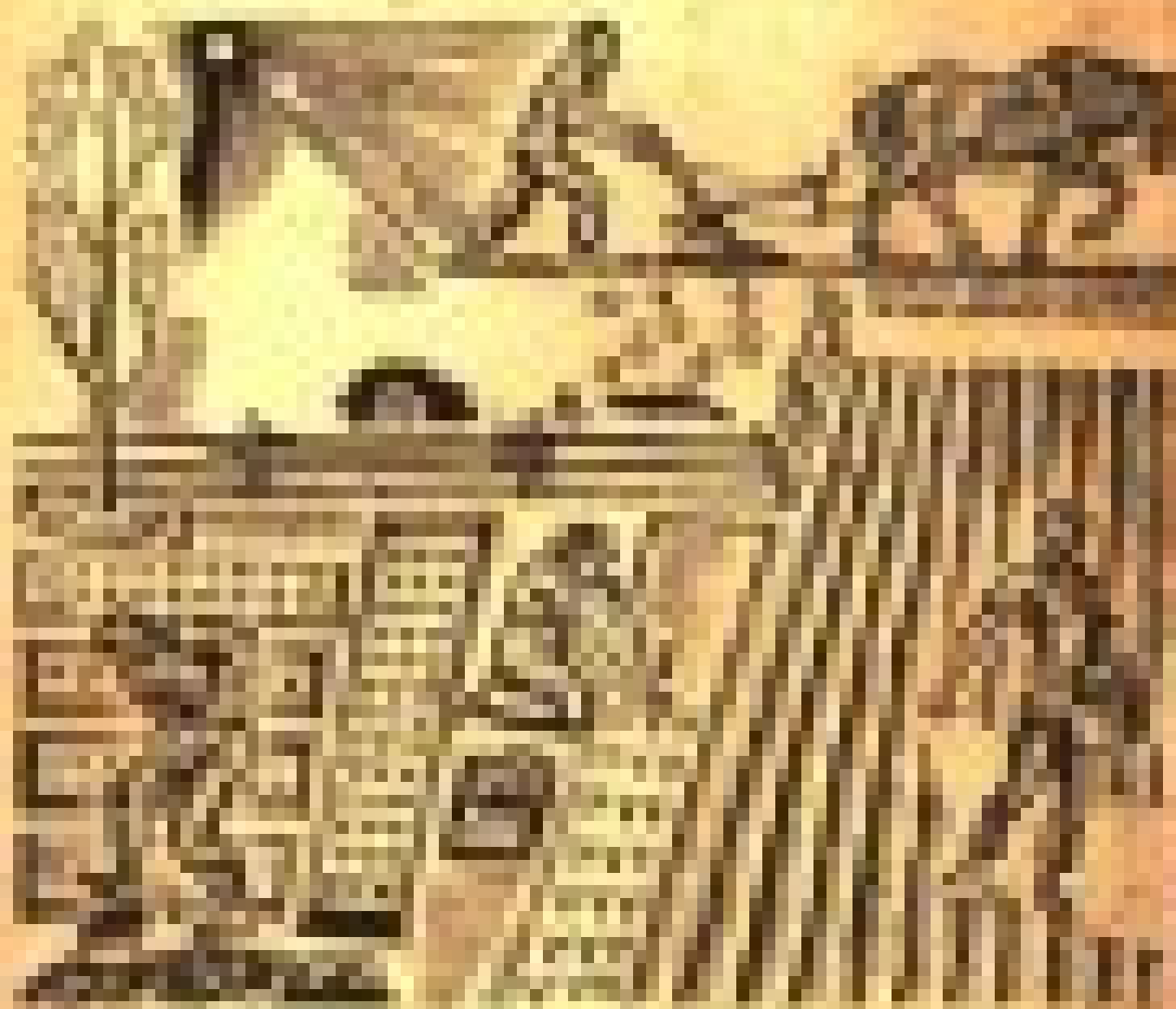
宜閑譯



上海 珠林書店 出版

集賢小景錄

卷之二



上海圖書館藏

蘇聯小說集

宜閑譯

1 9 3 8

上海珠林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八日初版

版權
所有

蘇聯小說集

編著者

宜

閑

出版者

上海牯嶺路
珠林書店

人安里十六號

發行者

楊

克

齋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

目次

鷹的歌 M·高爾基作	一
霧 M·高爾基作	七
一九三八年的鬼 A·阿勃拉摩甫作	一三
侮辱 E·加勒里洛微支作	二二
他要做英雄 G·古慈內卓甫作	三一
左手 S·蓋爾松作	四四
瑪莎姑媽的家屬 F·潘岳洛甫作	五二
女兒 L·卡失爾作	六三

鷹 的 歌

M. Gorky

一條草蛇在山裏高高的地方爬了一會，於是把身子盤在潮濕的山峽裏，看着下面的海。在高高的天空，太陽照耀着，山上熱騰騰的呼息便升向天空去；下面波浪翻騰着，間歇地拍着石巖。

泉流急急地衝過陰暗的濕漉漉的山峽去，沿路潺潺地滾動着石頭。浮面滿是白沫的，強盛的，灰沈沈的泉流在山裏沖成了一條路，便帶着憤怒的吼叫，落到海裏去。

忽然間，一隻鷹跌落到草蛇躺着的地方了，他的胸膛戳破了，他的毛羽沾着血……

當他落到那地面的時候，他只叫了一聲。他的兩翼振一振，在發洩不出的憤怒中間猛拍着

石巖……

草蛇喫了一驚，然而不一會，牠就明白這隻鳥只有幾分鐘的性命了。

牠向鷹爬過去，便對着他的臉，輕聲說道：

『你快死了，可不是麼？』

『唔，我快死了！』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回答：『可是這是多麼光榮的生命呵！……幸福是怎樣的我知道了！……我這麼勇敢地鬥過一番了。……我見到天了……要這麼逼近地見到天，你是永遠辦不到的罷！……哦，想起你來，好不難受呵！』

『天哦，這不是虛空，是什麼呢？我怎麼爬得到那里呢？況且，這里也覺得很好……潮潮的，暖暖的！』

草蛇用這樣的話回答了自由的鷹，心裏却笑着他的胡說。

於是牠思量着：『不管你飛着呢，還是爬着，結局總是一樣的。我們大家都得回到地裏，我們大家都得變成灰……』

然而勇敢的鷹却忽地使了勁，把身子昂起了一點兒，向四下裏看望。

灰色的石巖上，潺潺地汩着水，空氣是悶沈沈，在陰暗的地方還有着發霉的氣息。

於是鷹抖擻了全身的氣力，用了苦痛的聲氣叫喊。

『哦，只要我能够上天去一回！……我就可以把我的仇敵緊緊地抓到我的胸頭……我的傷口……他就要給我的血哽住喉嚨了！……哦，戰鬥的光榮呵！』

於是草蛇想：『他這樣地想上天，一定天空的生活是快活的。』

於是草蛇向那自由的鳥提議：『你怎麼不走到山峽的邊緣，把身子投下去？你的翅膀也許會舉起你來，你便可以逍遙一會兒了。』

鷹抖了一陣，驕傲的一聲叫。兩腳抓着浮泥下面的石巖，向懸崖移動。

待到他走近崖岸的時候，他張開了兩翼，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便睜着閃閃的兩眼跳下去了。

像石頭一樣，他飛快地跌下去了，他溜過石巖的上面，折斷了兩翼，脫落了毛羽……

泉流的波浪急急地捉住了他，洗淨了他的血跡，把他裹在白沫裏，便帶到海裏去了。

海的波浪帶着哀悼的叫號拍在石巖上……現在呢，在廣漠的海裏，那隻死鳥的身子再也看不見了。

草蛇躺在山峽裏，尋思着那隻鳥的死以及他那對於天的熱切的愛。於是牠便向那老是用幸福的夢來撫慰人的眼睛的遠遠的地方看了一會：

『他在那邊有什麼看見了吧？這隻快死的鷹，在這既沒有底又沒有邊際的大空裏。爲什麼他這類的東西雖是快死了，還有要飛上天去的熱狂打擾着靈魂？那邊他們這麼開心地看見的是什麼呢？哦，只要我上天去一會兒，這個我就能够明白了。』

草蛇照牠所說的辦了。牠把身子盤成了一個圈，高高地射向空中去，閃耀在太陽裏，好像銀色的絲帶。

凡有天生着用肚子爬的東西是不能飛的……忘却了這個道理的草蛇便跌到石巖上，可是死却沒有死；於是牠大笑了……

『原來這就是飛上天去的滋味呵！這就是你得跌下來的意思。這些鳥好不滑稽呵。他們沒

有認識地，他們在地上覺得無聊了，這纔拼命要到高高的空中；在那火熱的大空尋生活。那邊是什麼也沒有，只有虛空。那邊有着多多的光明，却沒有吃的東西，養你身體的東西。那麼他們爲什麼這麼驕傲，這麼嘮叨着呢？大約爲的是要遮蓋他們的欲望的痴狂，掩飾他們的不適於實際生活罷？這些鳥是多麼可笑呵！……

『可是他們的話却再也騙不過我了！現在我自己什麼都知道！我看見天了……我向天飛騰過，把牠打量了一番，我明白了這就是跌的意思，可是我却沒有受了傷，現在我愈加堅定了我自己的信仰。讓那些不能愛地的人們靠欺騙過活罷。我知道真理了。我不會上他們的當。我是地的生物，我是住在地上的。』

於是得意洋洋的草蛇把自己的身子盤在石巖上。

整個的海閃耀在明亮的太陽光裏，波浪示威似的打在岸上。

在波浪的路上震天價轟唱着關於驕傲的鳥的歌；石巖在波浪的打擊下震動了；天空在他們雄壯的歌聲裏顫動了：

『光榮，呵，勇士的愚行！』

『勇士的愚行是生的智慧！哦，勇敢的鷹呵！你在和敵戰鬥的時候流了血了，……可是時候要到了，你的一滴滴的血，火花一樣熱的，會在生的黑暗裏迸發了火焰，來燒旺許多堅強的心裏對自由對光明的渴望！』

『你死了——可是這算得什麼……在勇敢者的歌裏你可以永遠活着，作為自由的，尋求光明者的象徵！』

『光榮呵，勇士的愚行……』

霧

M. Gorky

城市上瀰漫着黃灰色的陰濕，這好比是濕的烟罷，如果烟也有濕的。在你前面五步，潮氣顯得這麼濃重，甚至也可以說，這麼凝固，似乎那邊再也不會有着空氣似的——無疑地，空氣一定埋沒在這昏黃的陰濕裏了。但是你同走到什麼霧裏一樣，一到這中間，却也不過覺得呼吸困難起來，兩眼沒有精神罷了。

大城市的一切聲響希奇地融成了單調的含糊的吼叫；間或也有希罕的汽車喇叭聲；間或你也聽得到更希罕的人聲，可是這却因為你巴望着的緣故纔聽到的。銅鐘已經失去了聲調上的悠揚。那鐘聲並不照平時那樣緩緩地消隱下去，却猛可地停住；彷彿每次鐘聲響了，就有人拿

帽子罩在鐘樓上似的。船上的汽笛聲也沒有勁兒，彷彿那隻船不願在霧裏冒險，或是有些厭倦了。

在這霧的裏外，奔馳着流汗的街車，以及看去好像塗着油的馬拉的車輛。濕漉漉的行人們古怪地默着；他們聳起了大衣領，兩手深深地插在袋裏，向前伸着頭，大踏步走來走去，那急促的神氣暗示出要逃避什麼災難的衝動來。霧將他們囚禁在半透明的水泡裏了——人在這水泡裏，好像蛋白裏的蛋黃。

蜷伏在潮濕的牆邊的兩位年老的太太用勁地撐着一把大大的黑傘，那傘端撞在旁邊一個矮胖子的身上，他喊了一聲——這時候，兩位年老的太太好像機械的玩具一般，用同一的姿勢將兩手舞動了一下，便全身震顫，發出全是驚歎詞所湊成的話句來。

店舖的櫥窗和房屋的牆壁上蒙着濕的塵埃。一切似乎溶化着，有着柔和的輪廓。彷彿是春天所見的不潔的冰塊造成的。我們的想像和幻覺合奏了。如果連天文學者都不知道，太陽炸裂了，死的月亮溶化了，那大塊的稀薄的液體冷到鮮牛奶的溫度，於是用了窒息的氣體樣的陰濕，

用了莫明其妙的濕性的腐敗作用所剝蝕的泥土，將地球包圍起來，那可怎麼樣呵！這個數百萬人所居住的大城市已經開始溶化了，不多久牠的石呀，玻璃呀，金屬呀，木材呀都要在濃厚的湍流裏靜靜地流着流着，而且這些還要蒸發爲黃灰色的烟霧的。

然而這城市裏的人們不多久却就將興奮的想像的幻景驅除了。第一件使我們清醒的事物就是警察；——從一個模子裏澆出來的石像似的傢伙，牠的行動是具着機械的精密和平穩的。一切街道上的警察都一樣，人便驚惶地忌憚那權力，那地球上最精悍的強盜，即「貴族集團」的文化用以剝奪人們的性的權力了。

警察的手，那有力的維持秩序的槓桿，將汽車，貨車，馬車從霧裏招呼出來，或是打發到霧裏去，使大家確信，這大城市的末日還沒有到來。汽車向房屋的門戶，和滿是燈光和乾燥的暖氣的店舖駛過去，從那些汽車走下不是太挺就是太胖的戴着高帽子的紳士們來。紳士們殷勤地，蠻橫地將自己的臂膀向他們高貴的太太們獻過去。女人們，並不全然刺耳地笑着嚷着；那瓷器玩偶似的臉龐上一副瞧不起什麼的眉眼，他們將玲瓏的兩腳觸到潮潤的柏油路上去。店舖吞了

他們，好像老饕吞了牡蠣一樣。

在這城市裏，鞋帽，衣服，毛皮，革製品，衣箱，雪茄，烟斗，手杖，瓷器，釣具，獵槍，還有給孩子們和給成年人用的玩具，還有金的，寶石的錶，好不豐富呵！這一切的繁華是使人眼花的。這些物品這麼燦爛的晃耀着，至於這班紳士們，太太們是否有使用這些物品的權利這一個問題竟消失在迷人的光輝裏了。

這裏有着種類非常繁多的食品，反映出美食學的進步，烹調術的發達，以及對於受高等教養的人們的食慾的精細的研究來。在伙食舖的窗子裏，驕傲地陳列着全世界的，一切大陸，海洋，湖泊，森林和江河的物產。新鮮的，燻過的，鹽漬的，保藏着的肉，魚，牡蠣，野味，蔬菜，水菓，醬油，乳酪，調味品，糕餅，餅乾，罐頭食品，巧克力，可可——都無疑地，成千噸的聚在一起，而這一切得由太太們，紳士們來咀嚼，消化，以變成大地的肥料。

沿着有許多單調的每層三四道窗子的三層樓房屋的荒涼的街，——沿着這荒涼的街，有一個穿蘇格蘭民族裝的長腿的人在濃霧裏急忽忽地大踏步走。他戴的是有兩條絲帶掛在後

邊的帽子，穿的是左肘上有一條破綻的很舊的短衣，以及長到裸露的膝部的短褲；他的脚上是一雙笨大的破鞋。

他在臂膀下，用左肘夾住一支「風笛」（註）紅的手指輕叩在笛孔上，便從笛管發出甜美歡樂的調子來，單調的嗡嗡的沈音反應了這調子。

那音樂家的臉又灰白又瘦削，他突着頰骨，將皮膚繃緊得顯出紅紅的疤來。他的鼻頭尖藏在氣得直聳的紅鬍鬚裏，他的下巴上也蓋着一蓬濃密的紫銅色的硬毛。他臉上最惹眼的是深深的眼眶裏一雙眼睛。那青色的腫子似乎浮在發赤的眼球的表面；雖是浮着，可也發出光來，人就不由地要說這雙眼睛發燒了。

（註）『風笛』（Bagpipe）是皮製的袋和四支長短不同的笛管所構成的一種樂器。彈奏者將皮袋插在腋下，從最長的笛管將那袋吹脹了，揪以腕部，使空氣通過旁的笛管，同時用手指變換地按在最短的笛管的許多孔上，便有音調從那裏發出。從其他兩支笛管也就發出一定的沈音。這種樂器在蘇格蘭很流行。

那音樂家在四所房屋的窗下急急地走了八十三大步，回到那富庶的街的角度，又復逞着狂人的頑強，蹣跚着走開去，他肘上的破綻彷彿打算脫落似的飄着。脹大了兩頰，動一下鬚鬚，他便在「風袋」裏裝滿空氣了。他從嘴上取下笛子來之後，咳一陣，吐一口痰，繼續大踏步走。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警察禁止着他在富人們的窗下彈奏，免得擾害他們的安靜。他只在走動的時候，纔可以彈奏，因為英吉利——這妥協主義國家——的王的臣民是自由的。那音樂家咳一陣，吐出幾口暗沈沈的血塊來。彷彿不願將那血踏在他那污濁的鞋底下面似的，他並不吐在人行道上，却吐在最下一層的房屋的濕膩膩的牆邊。他這麼着可也似乎並不怎麼用心，人料到他再走十多步，因為疲乏和飢餓的緣故，一定要倒在地上的。